

## 書 評

古文字學導論 唐蘭著（香港太平書店一九六五年出版。頁16+104+170。）

這部書是第二次大戰以前的一個翻印本，據原序稱寫於民國二十四年（即1935），已經是三十年以前的舊書了。在近三十年中，中國考古方面確實有不少的新發現，在金文甲骨的整理方面也出過幾部大書，但對於古文字學理論方面並沒有太多的進展，這部書在三十年代中已經是一部名著，到六十年代中，因為客觀的需要還是被翻印出來。就目前來說，還不失為一部可用的參考書。

這部書分為兩編：上編分為兩章，第一章為古文字學的範圍和其歷史，其中分為五節：甲、古文字和近代文字的區別；乙、古文字的四系（殷商，兩周，六國及秦）；丙、古文字的材料；丁、古文字材料的發見和蒐集；戊、古文字略史。第二章分為九節：甲、原始時代的中國語言的推測；乙及丙、中國文字的起源；丁、上古文字的構成；戊、象形文字；己、象意文字；庚、上古文字的演變為近古文字和近古文字的構成；辛、形聲文字；壬、由近古到近代文字。下編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甚麼要研究古文字和怎樣去研究牠。第二章，一個古文字學者所應當研究的基本學科，此章分為兩節：甲、文字學；乙、古器物銘學。第三章，古文字的蒐集和整理。第四章，怎樣去認識古文字。其中分為八節：甲、怎樣去辨明古文字的形體；乙、對照法或比較法；丙、推勘法；丁和戊、偏旁分析；己、歷史的考證；庚、字義的解釋；辛、字音的探索。第五章，研究古文字的戒律。第六章，應用古文字學。此章分為兩節：甲、古文字分類（自然分類法和古文字字彙的編輯）；乙、研究古文字和創造新文字。

就全書來說，作者在中國舊學上的造詣，在當時已經要算有數的人物，在行文中的字裏行間，處處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力。問題只在作者急求成立自己的系統。實際上就當時已有中國古文字學的研究結果，綜合起來，還未能達到成立系統，那樣成熟的時機。如其對於中國古文字學作部分的研究工作，那就只要對經史方面有些基礎，對於說文以

下的文字書籍下過了功力，再加上細心分析，不要走的太遠，凡是一個努力的人都可以做出成績來。倘若要自己創立系統，那就至少要對於現代語言學和人類學看過不少的書籍，真正有所心得，才能作初步的嘗試。就這一點來說，作者顯然未能做到。那麼作者的貢獻，還是和阮元、吳大澂、羅振玉諸人一樣，在認新字一方面。所以他和前人的造詣的比較，還是只有量的方面的增進，並無質的方面的不同。因而他自己最得意的文字系統，仍舊是一些不合實際的擬議。

第一章也許是最好的一章，他用樸實而簡明的字句，敘述古文字的演變以及歷代研究古文字的經過，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十年代的時候，正當所謂「今文學家」盛極一時的時候，他居然對於西漢中秘的古文經典能有持平之論，不能不算是空谷足音。他曾說明「周禮是戰國時人所作」（第十六頁），又說：

假造符命，由王莽起；甄豐、劉歆等大概都有分。那附會成孔子說的，卻是今文經家。因那時揚雄、劉歆等太博學了，眼看得古文經學要壓倒一切，一班的無名的今文學家，只得雜取天文、曆算、鐘律、小學來撰各讖緯，加入符命，以取信於時人。他們是打算假託孔子來壓倒古文經的。

那時一班俗儒卻竭力反對古文經學和古文字，因為漢時隸書盛行，倉頡也改用隸寫，所以他們就以隸書為倉頡時書，而攻擊古文經學家是好奇，他們競逐說字解經，於是偽造出許多讖緯來抵抗古文經學和古文字。他們的解釋文字，只根據隸書；像春秋元命包所說的「乙力於土為地」，「荆之字刀守井」，春秋考異郵所說「虫之為言屈中」，春秋說題辭所說「一大為天」都是，古文經家是輕視讖緯的，所以說文解字出來後，這種文字說的大部分，就全消滅了。（第十八頁）

他並不替劉歆辯護，他也認為王莽偽造符命，劉歆可能參與。不過談起古文經和今文經的問題，那就顯然作偽的人是今文經派的人而不是古文經派的人。再從古文字（包括小篆）的研討及解釋來看，更顯然是古文經派是言必有據，而今文經派是無知妄作。本書作者在這方面的討論確是一個持平之論。

第二章文字的起源和其流變，先講原始時代中國語言的推測，這是一個無法談的問題。如其一定要談，也必需先有人把漢藏語系及烏拉阿爾泰語系和整理印歐語系方法一樣的都弄的很清楚，然後把漢語在漢藏語系的地位和對於其他民族的語言的關係找出來，再找漢藏和烏拉阿爾泰兩個語系關係究竟有多少。那麼漢語的史前地位也許可以作若干的推論（雖然，還不算原始時代）。現在甚麼根據也沒有，只憑漢語中幾個模仿聲音的

字（這類的字，任何民族的言語都有，不能一下就斷定其為原有或後起），就想推定原始漢語的輔音，實在太早。因為人類語言的發展，不是那樣可以輕率下斷語的。許多文化水準極低的民族，卻都具有非常複雜的語言。「漢語」從商周以來已經相當簡單，而當時華夏文化卻比四周都高，並且所謂「華夏」，又顯然已經是複合的民族。那麼「漢語」（包括古華夏語）的簡單，只是後天的變化，並非先天的生成（如同現代英語比 Anglo-Saxon 為簡單一類的例子）。拿一個經過許多分合變化的語言，作為例子，來追溯它的原始，不僅是一個費力不討好的事，而且是一個不可能的事。

其次他講到中國文字的起源，在這一點上，他並不固執，並且也提出來較新的意見，只是他的看法仍然可以商酌和修改的，他的意見大致是：

- （一）中國文字的起源與八卦無關，和結繩更毫無關係。
- （二）文字的發展，象形比指事為早，而象形字以前是圖形文字。
- （三）文字的發源是很古的，可追溯到彩陶時期。

就這三點來說，第一點排斥文字起源於八卦的舊說，是有見地的。但他認為和結繩更毫無關係。認為文字和結繩並無關係已經很成問題，他用一個「更」字，更用的非常不妥。因為八卦表示的是天、地、水、火、山、雷、風、澤八種自然現象，而人類生活上關係最為密切的卻是牛羊黍稷，本末不相稱。並且在金文甲骨之中，也全無八卦的痕跡，沒有證據和八卦聯繫上。所以八卦不論出現早晚，都與文字無關。至於結繩一事，作者並未顧及到全世界的民族中，近如琉球，遠至非洲和美洲都曾經有結繩之事。這些事實可證結繩而治之說，並非史家憑空杜撰，而確是根據上世以來的相傳有自的舊說。結繩是生活記錄，並非巫術或占卜，其從結繩轉移到書寫（或圖畫符記）仍然順理成章。所以不僅不是毫無關係，更不是更毫無關係。除此以外，我還懷疑古代文字中的數字，就是從結繩之法轉寫而來（其中八九二字可是不能是結繩，八為剖開的木片，九為一鈎形物）。當然文字中與結繩有關的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卻也不可以確定說和結繩無關。尤其近年在西安半坡發現的新材料，更可證明彩陶時期就已經用類似結繩的符號。

關於象形和指事二類，那個比較早的問題，現在還沒有積極的證據支持那一說，所以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應當不必討論。至於圖畫文字一項作者用歐洲洞穴圖畫作例子，這個例證還有問題，至今洞穴圖畫還不能證明是否文字。但從另一方面說，作者提出來圖畫文字這個觀念，卻是正確的。現在我們不僅可以採用北美印第安人的圖畫文字中所用的表現方法來證明，並且更可以採用雲南摩些族從圖畫文字（和印第安人表現方

法差不多的)逐漸變成 **Phonetic Syllabic Letters** 的材料,來說明和漢語類似的語系,從形到聲的演化經過。所和漢語不同的,只是他們只有象形和指事,就一步轉到假借,並無形聲字中「形」的那個包袱。這也就說明了單節音非拼音字的發展中,漢語中的「形聲字」只是一個偶然的,獨特的例子。即令不用拼音法,也不是一個必然要走的途徑。依照作者的意見,他是支持形聲字而主張儘量推廣形聲字的,他說,「規定五百個形母,至少可以造出五十萬個字來」(下冊七十九頁)。把漢字的膨脹(**inflation**)達到這個田地,這是多麼可怕一個數字!爲著印刷上排版地位的節約和排版的迅速,爲著科學管理的方便,爲著電子計算機和翻譯機的應用,作者的意見當然很不切實際的。

作者認字能力是很高的,但自信太過也會失著,如甲骨中的點並非一定是全無意義的,而作者卻當作一個公例,因此田字和周字就不分了。又如甲骨中河岳對稱岳字明係表示山上還有高峯,而作者還一定認爲是羔字,以致無所取義。又作者是不相信上古有複輔音的,但又從卜辭的「羶」字推證,羶字即羶字的古字(羶字始見於大雅韓奕)。這是不錯的,可是不用複輔音解釋就無法解釋得通。其實 ml 一類的複輔音,在漢藏語系中(除去現代的漢語以外)並不算陌生,用不著存疑的(參看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至於甲骨的婦字多寫作帚字,所以他以爲古婦字當讀如帚,而曼字讀音亦同。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事,不過也確是一個問題。古婦字讀如帚,在音韻上似乎不可講通。雖然作者與羅莘田和魏建功兩先生討論過,不知道羅魏兩先生怎樣說,我想羅魏兩先生不會太鹵莽的。婦和帚的聲距離很遠。就韻來說,婦在之部,帚在幽部,雖然可能同用牙音收聲,但其他部分距離太遠,通轉不是容易的事。而且詩經韻腳已有婦字,更不便擅改婦字的讀音。所以只許讀帚如婦,卻不許讀婦如帚。如其帚讀作婦,那就現有的帚音應當是從婦字的音借來。這種例子,可以比附近代的石讀如擔,升讀如半,和舊音無關的一種「訓讀」方式。至於曼字當然應當訓釋爲寢或侵,與帚字既不同音亦不同義,似乎不應相提並論。

作者對於牽涉語言學上的問題,他有他的看法,說:

我所敘述的例證中,深明音韻學的人也許要指出若干條,在音韻學上是講不通的,著者音韻學知識極淺,不免有錯誤地方,但在另一方面著者沒有給音韻學許多規律所束縛,或更適於上古音的研究,正和研究古文字而不爲六書說所束縛一樣。講古文字確實可以儘量就形義兩項去研究,不必涉及音韻。過去做古文字有成績的人也有許多是避免談到音韻的,這不僅僅爲的藏拙,而是免除錯誤。即就一般通達舊音韻系

統的人來說，如其濫用通轉，還不如根本不講通轉的爲好。章太炎先生是當年的一代大師，但其用音轉來解釋轉注，就是一個無中生有的假設，用不著藉此來表現音韻方面的特長的。至於近數十年國內的學人，往往動不動的用「一音之轉」來解釋許多現象，更爲可議。其實一音之轉，條件甚多，不可以那樣輕易去說。如其要講通轉，就得受音韻學條例束縛，否則就不要講。好在作者還非常謹慎，他有時也和羅魏諸先生商量一下，並且濫用的範圍並不廣。但無論如何，「不受束縛」這一個原則是不能用的。

不僅音韻學的規律不能不遵守，即是六書方面的條例也得遵守。雖然作者說話當有分寸，還不至於像吾友張政烺先生的「六書古義」那樣的悍縱，但他終不免自信過度，爲著取代傳統的六書，他就設計出來他自己的文字系統。

作者爲著表示精密，在他自己設計之下，作成了兩個系統圖，一個叫做古文字演變圖（上册三十四頁），一個叫做自然分類法圖。前者把繪畫、象形、象意、象語、象聲、形聲等項，重複的排列，再鉤上虛線，實在使人看不出其中的道理來。後者用圖來表示類（象形）部（單體象意）、支部（同上）、科（複體象意）、支科（同上）、系（形聲）、支系（同上），分起來實在太麻煩了。照此來編字彙當然會隨時發生意想不到的困難出來。況且訂立任何一種系統，創作的人和使用的人觀感完全不同。創作的人決不會感到自己的系統過於繁瑣的，到了別人手裏，如其一眼看不清楚的，那就決不是可以實行的辦法。這兩個圖，作者以爲自己做的很合理，而且最爲合理的了，但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就會只覺得並無多少用處。這就是作者出書已經三十年，並未曾有任何人採用的原因。所以這一件事也可以作今後的殷鑒，凡是想自成系統的，最要緊的條件，還是簡單和明瞭。否則不論自己如何得意，別人看來卻並無可以欣賞之處。

作者是有意把古文字學建立成爲科學的，不幸作者這一個願望卻失敗了。不錯，科學是分類的學問，但科學的分類都是就事論事的，決不會牽涉太廣。尤其語言文字一類的學問，如其算做科學，也只算敘述的科學，而敘述的科學更應當有所斷制，不當牽涉到歷史的問題。但他的分類卻是「和文字發生的理論是一貫的」。這當然無法成爲斷制的敘述科學（descriptive science）了。我想爲著簡單明瞭起見，六書式的傳統分類仍然是可以沿用的。只是周禮以來的六書只是爲教學重而用的，原意不在純然的分類，所以前四類（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才是字的結構，其後二類（轉注、假借）便不屬於字的結構，而應當算做字的功能或轉變。爲著只以字的結構爲限，所以六書的分類只有四類，凡是任何一個字的形體，不會超過這四類以外。作者說傳統的分類法有時對於一些字有

不好歸類的困難，這是事實。但依照作者的分類也不見得完全能解決這個問題，可是瑣碎苛細的多，也就不方便的多了。實在說來，科學上的分類，也只是爲方便起見，一種大致的假定。在生物學中，不論動物或植物，各科屬之中，都有歸類很勉強的情形。不僅如此，甚至動物和植物，更甚至於生物和無生物也難以畫定一個絕對的界限。以此比附文字分類，也是類似情形。對於傳統的分類，誠然不應該再依從清代有些人的象形兼指事，指事兼會意等等那樣糊塗辦法，但也不必像本書作者那樣一定要明顯的分出絕對的類，結果越追越細，仍然不可能追出一個所以然來。這就不如就傳統的分類法，遇必要時，當機立斷了。

編輯古文字的字典，如今只有兩種辦法，一種用說文部首，一種用字彙部首（即康熙字典部首或其改革式部首），至於用韻來編當然不在考慮之中。（本書作者主張照他的「自然分類法」來編，檢查不便，也很不實際。）誠然不論說文部首或字彙部首都不合理，爲著解決檢字的困難，還是需要索引的。現在普通字典只有一個筆畫索引，很不方便，最好的辦法，是以說文編次的，有一個字彙部首索引，再加一個拼音索引（用注音符號或拉丁字母拼音），以字彙編次的，有一個筆畫（或四角號碼）索引，再加一個拼音索引。普通一般古文字的字典只有一個筆畫索引，仍然非常不够，只有附加一個拼音索引，才能完成索引的用處，以便檢索。

勞 幹

世說新語校箋 楊勇著（香港大眾書局一九六九年出版。六九八頁，又凡例、卷前十六頁，附圖、附表二十七頁。）

民國己酉臘盡，得楊東波先生著世說新語校箋。巍然巨編，近歲周子範先生顏氏家訓彙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一），徐高阮先生重刊洛陽伽藍記（全上，專刊之四十二）出版以還另一精宏之作也。中國自東漢末迄南北朝，既重品藻，又尚言談，流風所及，語妙是尚。至今即在吾人日常之語言中，典實成句，固有多出世說者，而如「身無長物」之類，用者已習焉不察。不知世說一書之重要，除文學價值而外，兼可用以校史，如明袁褏嘉趣堂本世說新語後，附南宋初董穀跋所云「晉人雅善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是也。然亦如董跋所云，原書「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是即近年學者如余季豫（嘉